

# 陪都雜憶

(一) (本文插圖刊第3、4、5、48、49頁)

## 柏溪和沙坪壩往事

● 易勁秋 (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 霧重慶天然防空帳

對日抗時期的陪都重慶市位於長江和嘉陵江會流處，是一個尖錐形的半島，半島後面是山岳。可能是這種特殊地形的影響，每年入冬以後幾乎每天凌晨到中午，整個市區和近郊都籠罩在濃霧裏面，因此一般人叫它是霧都或霧重慶。本來偶然看見大霧，不僅覺得新奇，而且還容易使人想起秦少游「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的詞句，感到風雅有趣。可是天天都是大霧，出外工作，上學或作其他活動，都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覺得討厭。

抗戰開始以後，中央政府遷來重慶，日寇的飛機便以重慶為首要的目標經常實施空襲。因此空襲成了大後方、尤其是重慶軍民人等一項嚴重的威脅。然而重慶一到冬天由於每晨大霧瀰漫，能見度極差，日寇的飛機無法飛來轟炸，大家不僅鬆一口氣，而且還可以利用這幾個月的轟炸假期趕做很多事情。原來是人人討厭的大霧，現在却變成了人人喜歡的防空帳了。所以冬天幾乎沒有空襲，春天雖然偶有空襲，但規模不大、時間

不長，為害不算太重，一到夏天日子就不好過了。

民國二十九年入夏以來，重慶又被炸了幾次，因為市區的火巷已經關建完成，防空洞也已普遍做好，儘管空襲頻頻，而生命財產的損失就遠不如上一年五三、五四、五二五那樣慘重了。

### 首次嚐到被炸滋味

有一天上午我們中大沙坪壩正在上課，忽然聽到空襲警報聲音，老師匆匆結束了講話，吩咐我們到防空洞去避難。我離開教室走向松林坡對着嘉陵江那一邊的山腰，也就是我們學校防空洞的所在地。這裏有一排防空洞，每洞有兩個進出口，大致像馬蹄形，洞寬約四公尺，高約兩公尺半到三公尺半，洞的地面是泥土，洞頂和洞壁都是粗糙的石塊，沿着洞壁架有木板座位，一個洞內吊着三數盞僅有燈泡光線微弱的電燈。那天我走進一個防空洞，兩邊坐板上已經坐滿了人，中間也站着很多人，我祇好走到馬蹄形的頂邊站住。不多一會，緊急警報聲音響起了，原來停留在洞外的人一起進入洞內，使得本已不甚寬鬆的空間，擁擠不

堪。我正感到不大舒服，聽到外面碰碰幾大聲，同時覺得防空洞有點震動，洞內立時沒有人講話了，氣氛十分緊張。過了幾分鐘，突然聽到碰的一聲巨響，感覺到極其強烈的震撼，所有的電燈隨即熄滅，兩隻耳朵脹得很難受，頭上和肩膀上似乎掉落有些細碎的砂粒。接着又聽到碰碰之聲，但是不像剛才那樣響，震撼也沒有那樣厲害。屏息了好些時候的人們，這時又開始說話了。有人說：「恐怕是松林坡被炸了。」有人說：「重慶大學一定挨了不少炸彈。」有人說：「剛才那顆炸彈說不定就掉在我們的防空洞頂上。」

大家談論了一陣子，才聽到一長聲解除警報的訊號，人人都大大的鬆了一口氣。我隨着人羣慢慢走到洞門，剛跨出洞外，眼睛對着強烈的太陽光，感到發黑，很不舒服，站立了二三十秒鐘，才逐漸看得清楚眼前的景物。我發現羅家倫校長站在洞外空地上，很生氣的對站立旁邊的一個人說：「一定是不聽話的同學，不肯進防空洞躲避。趕快去看清楚，再來告訴我。」我向在場的同學打聽，才知道警報解除後，羅校長從防空洞走出來，便有一個人來向他報告說，學校附近發

現兩具被炸死的屍體。羅校長聽了很着急又很關心，所以講了那幾句話。他講完了慢步走上松林坡，回辦公室去了。

我遠遠的跟在後面爬上坡，走到方才避難那個防空洞頂上察看，發現洞頂後面大約十來公尺的地方，有一個彈坑，直徑五公尺左右，深也有兩三公尺，我想這一定就是使得洞內震動特別厲害那顆炸彈造成的了。如果掉在前面十公尺，不知道防空洞會不會被炸塌下去？假如塌下去，那全洞的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會被壓死了。即使不塌，一定要比剛才那個陣仗厲害得多，很難想像洞裏的人們將是何種感受了。我走到松林坡環山的小馬路上，遇到很多避難回來的人，其中有人說重慶大學校區內中彈很多。我一面走一面想，日寇空軍情報靈通，必然知道沙坪壩是學校林立的文化區，根本沒有軍事和工業設施，仍然大量投擲炸彈，可見那般飛行員雖曾受過相當教育，但事實上是一羣磨牙吮血、殺人如麻的野獸。

我爲了想實地了解沙坪壩中彈的情形，當天下午下課後，獨自走到重慶大學校區巡禮，果然彈坑累累，但是都沒有炸中房屋，只有大廚房附近有些幾間平房被燬了。事後知道這次沙坪壩被炸，中大的和重大的校區及其附近共計落彈七十餘處，損失不大。原來羅家倫校長就心附近的兩具屍體是不肯進防空洞的同學所遺，後經查明並非本校人員。這是沙坪壩第一次被炸的大概情形。

## 發現重大廁所優異

由於轟炸後去巡禮重慶大學全部校區，使我

有一個新的發現。重慶大學一幢幢宮殿式的校舍、美輪美奐、富麗堂皇、固無論矣，即使是廁所也非一般可比。民國二十八年時代，想來四川是有抽水馬桶的，例如由袍哥而土匪而軍閥的范紹增，在重慶近郊那一座名叫范莊的大宅，（戰時借給行政院長孔祥熙做官邸。）和少數新建的高級住宅和接待外賓的館舍等，其廁所應該是抽水馬桶吧。至於其他公私房舍一概是舊式廁所。舊式廁所最大的缺點是臭氣，如果能够使舊式廁所不臭，那就是非常的成就了。

抗戰前我在上海讀書，往來滬滬之間都搭乘長江輪船，有兩次搭乘的輪船廁所在船尾，是躡式的，橫架着一根根手指粗的鐵條，鐵條與鐵條之間距離大約兩三寸，下面是推進器轉動所激起來的浪花，解便時蹲在鐵條上，俯視滾滾洪流，耳聽隆隆機器噪音，雖然毫無臭氣，但是緊張刺激，令人提心吊胆，因此并無可取。至於重慶大學的廁所則不然，它具有長江輪船上解便直接入水式廁所毫無臭氣的優點，却沒有令人提心吊膽的缺點。它位於校區西端邊緣，面臨環校馬路，背向一大塊低窪地。廁所的前半部份建築在平地上，後半部份撐出去建在空中，由於柱子是鋼筋水泥做成，牆壁是磚，地坪是堅實的木板，所以後半部雖然懸空，但一點不覺得危險。懸空部份下距低窪地的糞池估計當有三十多公尺高。蹲在光潔的便孔木板上大解，臭氣毫無，身心俱泰，很自然的想起王子安滕王閣序裏面「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兩句，深佩其寫景的生動與傳神，進而體會到「飛閣」二字和「下臨無地」四字用得

真妙。自從那天無意之間發現重慶大學優異的廁所，其後兩三年間，我雖然在中央大學讀書吃飯睡覺，但解大便總是去重慶大學的廁所，若非風雨甚或夜深沉，很少例外。儘管來去一趟要走一公里多的路，不以為苦也。

## 一色衣著齊人麵館

這時對日作戰已近三年，沿海各省和大部份內陸腹地都已淪陷，大後方物資日漸缺乏，物價逐步上漲，法幣開始貶值，生活一天比一天艱苦。除了達官富賈之外，一般人穿著都很樸素，太太小姐們流行陰丹士林布旗袍，說也奇怪，陰丹士林布不管穿多久、洗多少次，確如它的宣傳廣告所說永不褪色。那一時期陰丹士林布穿在苗條的胴體上，著實好看。男同學們穿中山裝學生服長袍短褂，毫無拘束，可是穿西裝的則非常之少。有一些男同學赤腳穿皮鞋，不穿襪子。這倒不是窮得連襪子都買不起，而是懶得穿，慢慢習慣了，反覺得穿襪子是多餘了。吃的方面，學校的伙食越來越差了，飯被一般人戲稱爲八寶飯，平價米粗糙又多炭渣砂子之類的雜質，大廚房淘洗時無法一一清除，等到煮好裝在飯桶裏面，一眼望去紅黃黑白各色雜陳，的確有幾分像八寶飯。菜大半是青菜蘿蔔豆芽豆腐，自然也有一點豬肉。那一時期師生中幾乎很少有人患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等富貴病，倒是有人可能因為吃了雜有穀子稗子的飯，導致盲腸發炎的（事例見後文）。學校裏吃的情形大致已如上述，學校外吃的情形也在此順便一提，從嘉陵江邊中渡口上來

了松林坡的右邊，有兩家小食店、一家茶館。再向上走一小段路，路左有一家西式一樓一底房屋，名曰秀野飯店，是沙坪壩較够水準的飯館之一。路右一片高地上，新近增加了一家麵館、一家茶館和一家賣香烟糖果的雜貨店。這家麵館值得多寫幾句加以介紹。它的房屋是戰時重慶的綁架大廈型、不過是平房而已。看起來是一大間，隔成前後兩部份。前面大約三分之二的空間是食客的座位，後面三分之一是一間廚房，一間臥室和一個小毛坑。老闆是一位三十來歲的本地人，老闆娘和老闆年歲不相上下，另外還有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女人、相貌很像老闆娘，但比老闆娘白皙漂亮。每天早晨七點鐘左右就開門營業，賣的有紅燒小排骨麵、肉絲麵、豬肝麵、炸醬麵和紅燒牛肉麵等。味道可口、分量也多，因此頗受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的同學，以及來往客商喜愛。尤其紅燒小排骨，做得最好。早晨肚皮很餓的時候去，吃一碗紅燒小排骨麵，不一會就由那位年輕女士雙手捧着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麵來了，客人通常會把那一碗湯麵除骨頭外吃得一點不剩。他們三人的分工是老闆擔任採購兼掌廚，老闆娘擔任坐櫃兼跑堂，年輕女士則以跑堂為主，有時也下廚。

有一天我和兩位同學去吃麵，一面吃一面對紅燒小排骨麵讚不絕口，老闆站在旁邊說了兩句客氣話就進去了。一位同學說這家麵館雖不大，但是應該有個名字，叫起來比較方便。我說這家麵館雖然簡陋，但是麵味很好，如果要取個名字，那就得好好的想一個，不能落三六九、松鶴樓之

類的俗套。另一位同學說你替他們想一個名字怎麼樣？我說是想有一個，倒還文雅。他們問甚麼名字？我說就叫「齊人麵館」好了，於是大家一笑。後來居然中大重大同學竟有不少的人都知道齊人麵館這個名字。齊人麵館對面有一家館子，招牌是「直魯豫麵飯館」，一般人的看法認為直魯豫三字聯在一起，宜於冠在巡閱使署或聯軍總司令部之前，現在加在麵飯館上面，頭大脚小，頗不相稱。名字雖不相稱，但是做的麵食倒名實相符。打滷麵、炸醬麵、家常餅和水餃等都是道地的山東口味，尤其每張桌上除了一筒竹筷子，一小瓶醬油、一小瓶醋、一小瓶胡椒粉之外，還有一小盤大蒜瓣、一小盤大葱段，北五省的朋友們到那兒去都有深獲我心之感。我們稱直魯豫麵飯館為北宗，齊人麵館為南宗。兩家麵館對門而設，近在咫尺，可是齊人麵館經常客滿，直魯豫麵館就比較冷落一些。至於沙坪壩街上則有好幾家餐館，大多是江浙菜或北方菜，四川菜反而較少，其中較具規模的金剛飯店就是上海菜。

我和一些好吃的同學常到金剛飯店打牙祭，特別喜歡吃清炒鱔糊，紅燒划水、醬爆田雞腿等菜。沙坪壩大街靠重大校區這一邊有一條巷子，是由中大校區到沙坪壩大街走捷徑的必經之路，巷內有一家小吃館，一樓一底，座位不多，專賣甜品，如芝麻糊、核桃糊、冰花蒸蛋，八寶飯等。分量不多，做得精緻可口，生意不錯。

### 與羅校長個別談話

以上談的是抗戰中期中央大學學生穿和吃的

概略情形。至於精神生活方面，除了讀書就是政治、社團和娛樂活動。我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團的活動對於我自然是重要的。我們中央直屬第四分團部書記胡先進同志，已經任滿卸職，改由師範學院教育系一位女同志周光定繼任書記職務。分團部的辦公室在松林坡半山上那一間大會廳的樓下，共有兩個房間，一間是辦公室，一間是會議室。辦公室裏放置有六七張辦公桌，除了書記和組織、宣傳、服務各組組長各有一張辦公桌之外，其餘兩三張是有事要辦的同志共同使用的。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分團部辦公室背門面窗的一張辦公桌上寫一個文件，正寫到「擬造」兩字，聽到有一個人走進來的腳步聲音，到了我後面，好像就站住了。我正忙着在寫，沒有轉頭去看，來人是誰，忽然聽到沙啞的聲音說：「擬字不應該那樣寫，因為那是俗體字，要這樣寫才對。」他從我手裏把毛筆拿過去在紙上寫一個「創」字，我回頭一看，原來是羅家倫校長，我趕快起立，答了一聲「是」。他四下望了一望，祇有我一個人在這裏。我說：「校長請坐。」他說：「不用坐。」我問：「校長是不是有甚麼吩咐？」他說：「沒有。我經過外面，順便進來看看。你是那一系？」我答：「我是法律系二年級。」他又問：「你是四川？」我答：「是的。我是四川富順。」他問：「你叫甚麼名字？」我答：「易勁秋。」易經的易，有勁的勁，秋天的秋。」他問：「富順有位李宗吾，你知道嗎？」我答：「知道。我幼年時候曾經在一位親戚家裏看見過他，現在回

憶起來是一位穿着古板，言詞木訥的人，和他在厚黑學厚黑叢話等文章中表現的滔滔不絕，尖酸刻薄判若兩人。」他聽了笑一笑說：「這人是個讀書人，不過憤世嫉俗太過火一點。」他說完就緩步向外走，我跟在後面送到門外鞠躬為禮。這是我進中大以來第一次和羅校長別開生面的個別談話經過。

### 青年團員磐山野餐

又有一天分團部通知我們，星期日上午十點鐘到磐溪山坡地上集合郊遊野餐。到了那天上午九點多鐘，我約了法律系的同志涂廷凱、文成忠等一同前往，我們從中渡口搭木船橫渡嘉陵江，上岸不遠便是磐溪，沿着磐溪旁邊的石板路上去，到了一處比較平坦的坡地，地上是青草、間或有幾株闊葉樹，因為時序已入仲夏，枝葉很茂盛。這時草地上，樹下已經聚集了兩三百人。我們也走到一株樹下站着，發現到場的人除了中大分團的同志外，還有重大分團和省立教育學院分團的同志。過了一陣，重大分團主任程登科先生叫道：「各位同志請注意。」接着他就發「立正」口令，這時才看見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先生已經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康先生笑容可掬的向程主任說：「請不要客氣，大家就地坐下了。」程主任隨即發出：「稍息，坐下。」的口令。大家於是席地而坐。

康先生脫掉外衣放在身旁地上，上身穿一件深藍色襯衫，也可能是休閒服。在那個年頭是很少見的，尤其穿在平素生活謹嚴的康先生身上，

更予人以新奇之感。康先生說：「你們平日用功讀書，辛苦了，趁今天天氣好，請你們出來野餐，輕鬆輕鬆。今天大家講笑話，講有趣的故事。」說完之後，他首先講了一個笑話，由於他平素不苟言笑，態度嚴肅，講起笑話來頗似紅樓夢裏賈政講笑話的情形，實在不大好笑，但當他講完還是有一片笑聲和熱烈鼓掌。接着程主任講了一個鄉下人進城的笑話。以下由同志們自動講笑話，其中有些非常有趣可笑，也有一些講完了聽不到笑聲的。我不覺技癢講了一個日本人的笑話，內容大意是以前有一位日本駐美國大使，他不懂英語，為了場面上應酬的需要，他趕學了兩句見面寒暄用的英語，一句是「I Am Very Glad to Meet You。」另一句是「I Am Very Sorry I Cannot Speak English。」他經常默念這兩句，所以記得很熟。有一天美國總統和夫人邀宴部份外交官夫婦，日本大使被安排坐在總統夫人的右首第一個席位，算是首席貴賓。坐定之後，日本大使就把他會講的那兩句英語搬出來應酬總統夫人，但是因為他有點緊張，把兩句話裏面的形容詞恰好掉換錯了。他面帶微笑很有紳士風度的向總統夫人說：「I Am Very Sorry To meet You, I Am Very Glad 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講完之後，還有兩三位同志講笑話，然後改換節目，由幾位長於歌詠的同志唱歌。

這時已近中午，有幾個人搬來幾大箱野餐，分發每人一盒。我們一面吃一面聽唱歌。野餐盒裏有沙其馬蛋糕、小麵包、滷鵝蛋、滷豆腐乾和

一個廣柑。當時有人看見廣柑覺得奇怪，因為它是秋冬之間上市的水果，現在是仲夏時節，怎麼會有呢？於是就把這一疑問向我提出，我說以前我也懷疑重慶並無冷藏設備，為甚麼一年四季都有新鮮廣柑呢？後來聽到有人談起其中的道理，才使我的疑問得到了答案。

據說四川出產廣柑的地方很多，但以江津綦江等地所產的廣柑品質最好，數量最多。重慶市上的廣柑就來自這一帶產地。廣柑成熟的時間大致是陽曆十月到十二月。陸續成熟採收、陸續上市，一直到第二年一月採收完畢。採果時通常要連枝帶葉剪下。除了即時供應市場外，同時拿一部份最新鮮的儲藏起來。儲藏的地方是預先挖掘的高亢乾燥的山洞，洞內鋪一層厚厚乾稻草，把連枝帶葉的廣柑排放在稻草上。廣柑上面再鋪一層稻草，稻草上面再放廣柑。就這樣一層稻草一層廣柑鋪放若干層，最上面一層須與洞頂之間保有好幾十公分的空隙，洞口用木條或竹子做的門來封鎖。這樣放置可以儲存好幾個月，差不多可以和第二年新廣柑上市的時間接上。我所聞如此，沒有實地去參觀過，不知道確實不確實。

另一位川籍同志說：「想來是確實的，何以呢？我們鄉下的農人用土法可以把生甘薯儲存半年以上的時間，因此新鮮廣柑儲存好幾個月自然也就不奇怪了。」這次沙磁區大專校院青年團同志的郊遊活動，一直到下午一點鐘左右，纔在大家歡送康先生的熱烈掌聲中結束。

### 籌組川康經建研會

學校裏的社團活動除了前文提到過的同鄉會之外，還有許多學術性的團體。當時中央政府正在號召並推動四川和西康兩省的經濟建設，我有感於我們四川自從民國肇建以來，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在這二十幾年間，軍閥割據、暴斂橫征，內戰連年，民不聊生。把一個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弄得大小城鎮隨處可以看見成羣結隊面有菜色衣不蔽體的叫化子，真像俗話說的抱着金飯碗討口。其所以造成這樣貧窮落後的原因，就是這般專制強盜（借用國父「去一滿清之專制，反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語。）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只有榨取、沒有培養。現在政府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決策非常正確，而復興民族根據地四川和西康的建設，則是全國建設的張本。談到建設頭緒萬千，但其首要是為民生建設，也就是經濟建設。我雖然還在求學，不能實際從事經濟建設工作，可是未嘗不能結合一些同志加以研究討論，以作準備。

想到這裏於是去找曹澤清兄交換意見，他學經濟而又富組織長才，對於我的看法完全贊同。接着又和幾位川籍同學談，他們也都認為很對。過了兩天澤清兄告訴我，可以邀約重慶大學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志趣相投的川籍同學一起談談。於是我們兩人分頭邀約了一些同學，利用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在磁器口一家頗具規模的餐館聚會商談。那天到場的中大約有六七位、重大和教育學院各有兩三位。大家充分討論的結果，是由我們發起組織跨校的學術團體，初步擬定名稱為川康經濟建設研究會。以研究討論川康經濟有關問題，

提出具體意見供政府參考為宗旨。因為我們幾個人全部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尤其葉自健同志和彭克純同志幾乎已經預定分別出任重大分團和省立教育學院分團下任的書記，為免引起上級和一般同志誤以為我們在團裏面搞小組織，決定推我和教育學院楊淑雲同志明天就到重慶市向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報告請示，並向重慶市黨部接洽申請組設社團手續。

第二天我吃過早餐便到沙坪壩街上等候楊同志，不多一會兒，楊同志來了。我們一同搭上了去重慶的公共汽車，一路上我們商量見到康先生怎樣說話。又因為事先沒有約定，如果見不到康先生怎麼辦？我們話還沒有說完，汽車已經到了兩路口。我們下車步行到中央團部，先在傳達室填寫會客單，傳達人員把我們送到中央幹事會辦公大樓樓下會客室，叫我們等一下。我們自行就坐，靜候消息。到了大約十點多鐘，中央團部總理紀念週散會了，又過了十多分鐘，有一位身著中山裝的男士走進會客室，問明了我們兩人的姓名，就帶我們上樓，在一間房門上敲了兩下，把門推開示意叫我們進去，於是我們進到房裏向康先生鞠躬敬禮，康氏從辦公桌後的坐椅起身答禮，并說「請坐」。

彼此就坐之後，我看到康先生今天穿的草黃薄毛嗶嘰軍服，企領上佩有全金板兩顆的領章，案頭上放置有一疊卷宗，我暗想康先生為了接見我們兩個事先未經約會的客人，暫時把處理公文的工作擱下了，因此不敢說閒話，僅僅問候了一句，便把來意說明。我說概要的內容，楊同志接

着作了一些補充。康先生注意聽完後說：「很好。你們可以成立這個研究會，會員不必限於黨團員，一般優秀學生和社會青年也可以邀請入會。最好先到重慶市黨部正式備案。」我們兩人連應「是」。我說：「將來成立之後想請處長去講一次話。」他說：「可以。」我們得到他這些指示，非常興奮，當即告辭退出，我們又轉往七星岡下面重慶市黨部，請見主任委員楊公達先生，很幸運恰值楊氏在部且有空，當即接見。我們先作自我介紹，然後說明請求事項，他表示原則沒有問題，但是要照規定辦理。他當場叫人把主管民衆團體業務的一位先生找來，為我們介紹并吩咐他對我們申請組織川康經濟建設研究會一事，公文一到，應即盡快辦理。等他吩咐完畢我們就告辭稱謝，跟着那位先生去他的辦公室，他把應辦的事項告訴我們，又拿了幾張表格給我們，一切接洽妥當，我們興辭而同。

後來川康經濟建設研究會很順利的組織成立，共有會員兩百餘人，其中黨團員約為百分之七十，非黨團員約為百分之三十。平日言論左傾，或已知其為共產黨員的同學，則一個也沒有。按校院來統計，中大約占百分之五十五，重大百分之三十，省立教育學院百分之十五。按所習的系科來統計，則文、法、教育（師範）學院約占百分之七十，理、工、農、商約占百分之三十。大家推舉原來發起的幾位會員担任理事，我担任理事長。按照計劃展開工作，半年開一次大會，輪流在中大、重大、省立教育學院舉行。記得第一輪輪到在教育學院舉行的那一次，教育學院的會員

建議借磁器口後面山上那座廟來開會，使集會帶點郊遊的趣味，我覺得這一建議很好，就請他們就近借佈置并準備茶水點心等。我一面寫信報告康先生請屆時蒞臨講話，一面通知會員們。到了開會那天，天氣晴朗溫暖，到會約有一百多人，我們的會議開始不久，康先生就到了。我立刻請他講話，他於是就川康現況、經濟建設重點和未來展望，作了大約一個鐘頭的講話，在全體起立鼓掌聲中離去，我送他下山的路上，他又問了一些會務和學校的情形。這個研究會一直到我三十一年夏天畢業離校後，還繼續在活動，後來還發行一本「川康經建」月刊。

### 娛樂活動話劇獨秀

現在談談精神生活方面娛樂活動的情形，沙坪壩小龍坎和磁器口，也就是一般人叫的沙磁區，那時沒有電影院，要看電影只得去重慶市區去。重慶有國泰、唯一等幾家電影院，放映的影片大部份是黑白的，後來也開始有彩色的了，黑白影片差不多一半是國產的，一半是外國輸入的。國產影片絕大部份來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所轄的中央電影公司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所轄的中國電影製片廠，這兩個機構分別擁有當時知名度極高的白楊、張瑞芳、舒繡文等明星，拍製的影片自然很受觀眾喜愛。至於民營電影公司就不大清楚了，不過有時也看到中影和中製以外的影片，想來還是有人在經營，但是遠不如抗戰開始前上海的明星、天一等幾家電影公司那樣大名鼎鼎了。

外國電影以美國拍製的為最多，記得有一部黑白片名叫Great Waltz，譯名翠堤春曉，劇情清新、取景幽美，男女主角演技精純，尤以女主角響徹雲霄的歌喉、令人絕倒。這部影片轟動了陪都，有人竟至看到兩三遍。記不清楚是七十六年還是七十七年，台北市有一條院線的幾家戲院重映這部名片，實座情形仍然不錯。足見經典之作，歷時雖已超過半個世紀，魅力還是不減當年。恐怕將與魂斷藍橋、亂世佳人等名片永垂不朽了。彩色影片全部是進口的。當時歐洲烽火漫天，自然無暇輸出電影片，所以在重慶看到的彩色影片都來自美蘇兩國，美國彩色影片精緻豔麗，女明星比較清秀漂亮，瑪麗蒙丹可作代表。蘇聯彩色影片亦尚可觀，不過相形之下，顯得粗獷一點，女明星也高大一些。

其次，談到平劇，抗戰以前平劇在四川已經相當流行，成都的春熙大舞台是終年上演平劇的，重慶也有一家平劇院，此外還有較小的平劇班子輪流到較大的縣市演出。抗戰開始後北方和滬漢等地一部份平劇藝人來到後方，大大的增強了平劇陣容。這時重慶有三個劇院演出平劇，一個是以名青衣趙榮琛担綱，地點在市中心的精神堡壘附近。另一個是在七星崗，厲家班就曾經在那裏演出過很久。還有一個在大樑子，名叫第一書場，由老生毛咏秋担綱。座場約有兩三百個位子，舞台亦較一般為小。頗有南京夫子廟那些書場的風味。川劇原來有兩家劇院上演，一家是在米亭子附近的章華戲院，規模較大。另一家在夫子池附近。後來都被轟炸燬了。有一段時間沒有

川劇演出。大約在二十八年底，距離白龍池上面四五百公尺處，新建了一個戲院，專演川劇，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後，沒有被炸。不過從二十九年初開始，重慶市區只有這一家川劇院，和成都經常保有三家高水準的川劇院（春熙路的三益公，總府街的悅來、布後街——後遷祠堂街的新又新）。演出的盛況相較，就大為遜色了。重慶市區之外，磁器口有一家川劇院，規模不大，房屋和設備都相當簡陋，演出的班子自然是三流的了。可是以一個鄉鎮常年有川劇可看，在全省一百幾十個縣下轄的共約三五千個鄉鎮中，恐怕不多。我和一些川籍同學，有時到磁器口看川劇，覺得一樣有味，只是看不到大牌名角而已。

戰時重慶的電影、平劇、川劇的情形概如上所述，大體上只能維持，談不上創新進步。當時藝事方面大放異彩，盛況空前絕後的是話劇。以前四川只有文明戲，可以說不成名堂。到了民國二十三年，中央的黨政軍力量到達四川，文化藝術活動也逐漸進入四川，話劇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上海有個話劇團來到成都，公演一部名叫「欽差大臣」的喜劇，推出以後每場座無虛席，一連演了幾十場，這部戲實開四川話劇熱潮之先河。抗戰開始以後京滬平津的名作者、電影紅星，話劇名演員大部份到了後方，尤其重慶真可以說人才薈萃。又因為拍電影成本高昂材料缺乏而且需要的時間較長，除了中影中製和極少數民營電影公司偶然拍製一部影片之外，便很少有人來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生意了。可是有的是好劇本好演員，不善加運用，未免可惜。於是中製把旗



下的明星組成中國萬歲劇團，中影也組成了中青劇團，還有幾個純粹由民間組成的劇團。中萬以神仙洞抗建堂為演出場地，中青有時在銀行公會演出，有時在其他地方演出。至於民營劇團，大多是租用電影院演出。往往同一天便有兩三處在公演話劇，通常是日夜兩場，當然也有只演夜場的。無論一天兩場也好，一場也好，總是場場客滿。一部劇平均要演二十天左右，但也有連演一兩個月的。我們沙磁區的學生喜歡看話劇，而看話劇必須到城裏，有人爲了看夜場話劇，看完已經十一點鐘，公共汽車停駛了，又不願意住旅館，只好從城裏步行回沙坪壩，夏天夜裏步行那十幾公里路，不過熱一點，冬天夜裏走路、寒風刺骨，甚覺淒苦，可是寧願受寒夜走路的苦楚，不願放過看好話劇的機會者，大有人在，可見話劇是當時最具吸引力的藝術。

爲甚麼話劇在那一時期會造成舉國趨之若狂的現象呢？我想可能有下面三個原因：第一、話劇是當時的時尚。抗戰前兩三年，話劇已成爲最受喜愛的寵兒，抗戰開始促使話劇水準提高到了空前的境界。第二、劇本好。當時的名劇如「日出」「雷雨」「蛻變」「家」「風雪夜歸人」等都是文學名家曹禺、巴金、吳祖光等的手筆。「家」是根據巴金的小說改寫的。其他的劇本雖然名氣不大，但在舞台上演出時，一樣高潮迭起，叩人心弦。第三、演員好。以女演員來說，担任「復活」「塞上風雲」等劇女主角的白楊，担任「天國春秋」「家」等劇的女主角張瑞芳，担任「董小宛」「清宮外史」等劇女主角的秦怡

，担任「虎符」等劇女主角舒繡文等都是影劇雙棲的大明星。男演員也不少大牌，只是他們的名字不像小姐們的芳名那樣好記，如今實在想不起来了。

戰時首都的娛樂除了電影話劇平劇川劇之外，北方的相聲大鼓也有。那時山藥旦富貴花父女經常在市中心區一家電影院演唱，時間是晚上兩場電影開映前，先由山藥旦和另外一位男士說相聲，繼由富貴花唱大鼓。

富小姐雙十年華，風姿綽約，每當她從後台步至前台，向座無虛席的觀眾深深一鞠躬時，就贏得一個滿堂采。然後輕舒玉腕敲打鼓板，漫啓朱唇，開始說唱。她的嗓音響亮而圓潤，輕聲低唱時，如鶯囀林間；引吭高歌時，如鶴鳴霄漢。凡遇唱畢一小段時，觀眾總是報以熱烈掌聲。等到她唱完鞠躬下台時，更是持續達二三十秒鐘之久的全場鼓掌。不少觀眾也就在鼓罷掌後離去，連電影都不看了。

### 老歌新唱盪氣迴腸

至於沙磁區大學校園裏，也有娛樂活動。偶然由中央大學師生合作演出話劇，有時舉行音樂演奏會，還有人舉辦舞會。小規模的平劇清唱和歌咏更是經常有的。當時最流行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何日君再來」兩首歌，除了老夫子型的同學外，其餘大部份人都能够唱，尤其「何日君再來」的歌聲幾乎隨處可以聽到。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晚上，中華電視公司爲了紀念金門八二三戰役勝利三十週年，特在台北市中華體育館舉辦盛大的綜藝晚會，名歌星鄧麗君小姐專程由香港趕來參加演唱。她被安排在最後出台，相當於平劇的壓軸戲。她唱了兩首時下認爲是老歌的歌，其中一首就是「何日君再來」。經她那副風靡海峽兩岸和香江星馬的歌喉唱出，真是迴腸盪氣，餘音繞樑。尤其令我回憶半個世紀前沙坪壩中大校園的情景，不勝感慨系之。

## 叢書 聖文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